

# 高家坳的刘二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周润

高家坳也有黄葛树,尤其是高房子后门边的那一棵,用刘二姐的话来说——那可是上千年的老树!虽然有些夸张,但上百百年肯定是有。住在高房子里的刘二姐笃定一件事,黄葛树能保人健康,于是她把自己的小儿子锦辉过继给了那棵“上千年”的黄葛树,希望儿子像黄葛树一样健康成长。

锦辉念幼儿园的时候,有一天突发急性阑尾炎,医生说必须马上动手术。刘二姐当时虽然慌,但比不上丈夫慌,那可是他家三代单传的独子。手术室的门刚一关,刘二姐的丈夫就昏倒在地上,这忙坏了医生和护士——照顾了患者,又继续照顾患者家属,还要一边安抚哭个没完的刘二姐。每次提到这件事,刘二姐都讲得若无其事,特别是在末尾,她总会加上一句:“锦辉可是‘抱’给了黄葛树的,我当时就知道,肯定没事儿。”

刘二姐每天下班回来,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抱抱锦辉,看看他有没有哪里不舒



服。白天她忙着收蚕茧、记账,晚上也不忘给锦辉买好吃的。晚饭炖了肉,专留着瘦肉给锦辉。为了锻炼儿子的肠胃,刘二姐打了佐料让他蘸着吃,特地放了油辣子,再准备一瓶金银花露:“么儿,你是重庆人,哪有不吃辣的道理?”锦辉很听话,一口油辣子一口金银花露,小嘴巴辣得红红的。吃得多,自然长得壮,锦辉的小身板儿吃得壮壮的,得意地对人念起一段顺口溜:“我像我爸,我像我婆,三大肥坨。”

有一天,刘二姐去学校是看锦辉表演节目。旁边的大婶说:“咦,这是谁家的孩子,长得那么好!”刘二姐一直仰着头,盯着台上的锦辉说:“我的。”回来之后,她迫不及待地讲给丈夫听,讲了好几遍还不停。丈夫一边做着活一边扭头说:“这都是你的功劳!”刘二姐心里高兴,嘴里却说着:“嗨!‘抱’给了黄葛树,黄葛树的功劳!”隔三岔五,刘二姐就把各种吃食一堆一堆地往家里买。谁跟她讲吃啥养生,她就连连甩头,“吃啥?啥都吃!”逢着那些胃口不好的,或者说她买多了的,她一脸撇过去,扬起头来说:“咱们家可是住在老黄葛树上的,还有吃不消的道理?我们就要吃那么多!”

还是那句话,吃得多吃得多,长得壮,刘二姐也不例外。刘二姐的两个膀子可有力气,一口气拎上一二十斤不在话下。可是壮并不影响刘二姐好看,再加上为人厚道又热情,刘二姐人缘特别好,总招人喜欢。

就冲她买那些西瓜、凉糕、雪糕、瓜子、花生、牛奶……孩子们自然喜欢她。一放寒暑假,全都集合在刘二姐家里,一个暑假能长胖几斤。有一天买早饭,包子、馒头、花卷买得太多,刘二姐于是端一大盆往桌上一放,吆喝一声:“孩儿们!吃点心了!”镇上的孩子哪吃过什么“点心”啊!这高级感!顿时一窝蜂地围了过来。一眼看到盆子里的包子和馒头,都笑得不行。刘二姐也觉得口误,但是她不能笑自己,于是继续装着严肃的样子说:“你们快吃,我去煮豆浆了。”等她转身进了厨房,后面的笑声越发厉害。

姐妹们也喜欢刘二姐。可是她们从来不挂在嘴上,她们总是一堆堆地围着她

转。她们更想打听有没有人喜欢读书。时候留着乌黑麻花大辫子的刘二姐。问得多了,刘二姐不得不回忆起暗恋她的男同学。男同学每次经过高家坳,都要在老黄葛树下站一站,就是为了看一眼刘二姐。每次被迫问下文的时候,刘二姐赶紧摆手:“他约我,我没去,别说了。”这答案有点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感觉,姐妹们自然不依不饶。逼得急了,刘二姐就放出一句话来:“我发誓没有乱说!不信你们去问黄葛树!”关于这件事情,刘二姐的丈夫有他独特的见解。他望着后门的黄葛树,慢悠悠地说:“还不是最终选择了我。”

街坊邻居倒是公开地喜欢刘二姐,不像腼腆的男同学。特别是茶馆的老板,经常在门口扯着嗓子喊:“刘二姐!来玩会儿呗。”刘二姐乐呵呵地去,和大家拉拉家常,打打麻将。老板一会儿说:“瞧瞧!这桌老张和老李会吵架,不能一起坐,得你去!”一会儿又说:“嗨!王妈李婶赵大娘,空着个位置不让人坐,非得等你!”用刘二姐的话来说:“这打个麻将都体现人缘。”但是家里几个侄女并不这样认为,经过长期观察刘二姐的麻将技术之后,她们一致认为胡不了牌才是刘二姐备受欢迎的根本原因。她们说要是论真心,还是家里的孩子们最喜欢她。刘二姐听完哈哈大笑:“你们这群好吃狗儿,别以为我不知道!又想喊我买吃的了吧!”

世上没有那么多万事如意的事,人缘再好的刘二姐也有糟心事。刘二姐40岁的时候,单位忽然宣布了员工下岗的名单,刘二姐的名字也在里面。刘二姐没有去问为什么,她知道,蚕茧站再这样下去也是支撑不住了。她默默地回家,打算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没想到家里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,都来关心她。她先是红了眼睛,滴下两滴眼泪,然后用纸擦干;一会儿又有眼泪,又拿纸去擦拭。直到用了好多张纸,把眼

睛擦得通红通红了,她再也忍不住,放声大哭起来。一边哭,一边用哭腔说:“我的下半生可怎么办啊!娃儿还没有长大!”任大家怎么安慰,刘二姐的难过还是没有停下来。半大的锦辉很懂事,他来到刘二姐旁边,安慰说:“妈,我很快就长大了,有我在,我养你。”刘二姐破涕为笑,转身一把抱住了锦辉。丈夫欣慰地看着儿子,对刘二姐说:“我也养你。”刘二姐睁大了眼睛看着丈夫,她感觉到自己对家庭的付出在这一刻得到了回应。

可是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?刘二姐站在窗边,看着那棵老黄葛树若有所思。她多年学习妈妈管家的方法,自以为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,可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了她一个措手不及。

未来,对她来说,是全新的考验。



# 老城墙趣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开泽

渝中半岛有“九开八闭”十七座城门,依山而建,沿江蜿蜒,藏着老重庆的烟火与沧桑。古老的城墙见证着重庆的沧桑变迁,也守护着老重庆人的生活记忆。与城门相关的童谣、民谣和故事,也在民间代代流传。

儿时听大人念过不少与城门相关的民谣,至今还记得一首:“城里的小姐下乡来,脚上穿的是高跟鞋,一走走到田坎上,三拐两拐就拐下来;乡下的丫头进城来,脚上穿的是草鞋,一走走到城门洞,哟!愣个大的灶孔哪个好架柴!”这首民谣太形象了,把旧时城乡差别刻画得入木三分。“城里的小姐”“乡下的丫头”,光称谓就透着贵贱之分;脚上的高跟鞋与草鞋、面对田坎与城门洞的迥异反应,更显出见识与环境适应力的差距。城门内外,竟是两个天地,这是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的。好在社会进步打破了城门的阻隔,“农村城镇化”推进之下,城乡在物质、文化、生活方式上的差距日渐缩小,这首民谣也成了泛黄的历史记忆。



说到这儿,还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东水门的趣闻。民国初年,东水门有个姓刘的盲人算命先生,人称刘半仙。他年过五旬未娶妻,凭着算命的本事谋生,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日子过得倒也潇洒。他的算命摊就摆在城门外的城墙边,人来人往商机不少,加上多年经营小有名气,收入颇为可观。每天傍晚收摊,他都会去城门内一家外乡人开的小饭馆,酒足饭后哼着小曲慢悠悠回家。一来二去,饭馆从老板到丘二(旧时对店员的称呼)都跟他混得熟络,尤其是堂倌李小二,更是跟他称兄道弟。每次刘半仙进店,李小二都亮着嗓子喊响堂:“半仙光临,楼上请!”接着便热情地推荐菜品,刘半仙也习以为常,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份待遇。谁知那年夏天暴热,长江、嘉陵江水暴涨,江水漫过码头石阶,往来船只骤减,进出城门的人也少了许多。饭馆生意一落千丈,每天准备的食材销不出去,熟菜还能回锅加热,可没下锅的生鲜鱼肉没冰箱存放,卖不完只能扔掉。老板为减少损失,叮嘱李小二想尽办法把剩菜卖给食客。

李小二脑筋一转,打上了刘半仙的主意。从那天起,刘半仙一进店,李小二便格外热情:“哎!刘哥来了,楼上请!”转头又朝厨房高喊:“陈老二安到盲人一方!”厨房师傅心领神会,把有点变味的鱼、肉多加重料烹制,或是将剩菜回锅后端给



东水门老街旁的老城墙



太平门遗址



临近人和门的老城墙保存较好

刘半仙。刘半仙吃着不对劲,刚想开口,李小二就上前搭话扯家常,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开。如此这般过了几天,李小二自以为得计,暗自窃喜。可他没想到,刘半仙早已察觉异常。他不动声色暗自思忖:为啥饭菜越来越难吃?李小二为啥热情得反常?“陈老二”又是何人,为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?刘半仙脑子一转,立马醒豁过来——这是“门门门,整熟人”啊!他计上心来,决定好好教训一下李小二。

一天傍晚,刘半仙照常到饭馆,听凭李小二摆布。筷子刚夹了两口菜,他突然大声嚷嚷:“糟了,我的钱袋子不见了!”李小二笑着道:“唉,刘半仙,你莫喊落头哦,你一个人一桌,哪个会偷你的钱袋子嘛!”“啥子叫我一个人一桌?”刘半仙反问,“你刚才不是还大声喊‘陈老二安到盲人一方’吗?钱袋子肯定是遭陈老二偷了!人是你安排到我旁边的,不把他找来还我钱袋子,你娃脱不到爪爪!”李小二没料到盲人会来这一手,顿时有口难辩。刘半仙却不依不饶,非要他赔偿损失。事情越闹越大,刘半仙是东水门的知名人物,围观的人纷纷指责李小二专整熟人、不仁不义。老板心知肚明,赶紧出来赔礼道歉。经围观者协调,老板免了刘半仙的餐费,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。打那以后,刘半仙再也没去过那家饭馆,逢人便说饭馆的不是。饭馆名声扫地,食客日渐稀少,没过几个月就关门了,老板回了老家,李小二也丢了饭碗。

这事过去多年,仍在东水门一带流传。人们从中读懂了啥叫“门门门,整熟人”,也印证了那句老话:做生意得讲诚信,童叟无欺。你欺骗顾客,人家惹不起还躲得起,自有办法回敬你,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。正所谓“起心害心,反害自身”!